

豫

章

焚

書

第七  
册

卷一

一

二

三

四

寒夜錄卷下

新建 陳宏緒 士業 著

劉敬山曰文章之妙在於變化故一字而用有雅俗如个字一也國語齊語曰鹿皮四箇則俗史記貨殖傳曰竹竿萬个則雅矣一語而用有雅俗如諺曰敢怒而不敢言則俗杜牧阿房宮賦曰使人不敢言而敢怒則雅矣一字而用有工拙如土字一也楊子重黎篇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則拙邵子經世曰仲尼以萬世爲土則工矣一語而用有工拙如莊子天地內篇曰殆哉岌岌乎天下則拙孟子曰天下殆

哉岌岌乎則工矣推此可以隨處生悟

元伯顏等賀平宋表蓋孟祺之筆首聯云國家之業  
大一統海嶽必明主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蠻夷敢  
天威之抗又云參司中閫直指僞都犄角之勢旣成  
水陸之師並進曰僞都曰蠻夷恣桀犬之吠竟不問  
所謂華夷者安在于載而下猶足令人憤懣祺爲宿  
州符離人亦是中原遺黎而忍心悖義乃爾耶

凡鍊句之法短則欲掉如歐文忠環滁皆山也一句  
省去許多字面而意自盡者是也長則欲逸如韓昌  
黎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

一句字雖多而風致則飄然動人

屈原作九歌篇名九而實十有一章朱子亦以爲不可曉或謂九爲陽數或謂有虞夏九歌之遺聲俱恐未然吳草蘆云前之九歌原託以伸已意後之二篇無所託意止爲巫者禮神之詞而已蓋與九篇不同時後人從其類而附焉耳

昭明選漢詩不取安世房中歌與郊祀十九首鼓吹諸曲殷璠選唐詩凡二十四人却刪去老杜僧贊寧作僧史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乃不爲雲門立傳人各有意見好樂政未可以常理測也

唐之南京在荊州府宋之南京在歸德府今應天府  
亦稱南京然歸德在宋實曰應天何其與國朝巧合  
耶

靖難之變遜國諸死節家皆以黨籍株連其或幸免  
於覆巢之下者類變姓名自匿黃公子澄之後爲田  
氏卓公敬之後爲宋氏今卓氏已復原姓而太常遺  
裔猶冒田姓未改也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  
於黃天蕩幾成擒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言世忠失  
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羅景綸備載其事

張俊有愛妾乃錢塘妓張穠也頗涉詩書俊文字穠  
皆與之柘臯之役俊發書囑穠照管家事穠報俊引  
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事惟在宣撫  
不當以家爲念勉思報國俊以其書繳奏上大喜親  
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張韓皆中興名將  
皆有奇女子爲內助皆出微賤而張穠以妾受封且  
蒙手諭褒獎又過於蘄王夫人之遭遇矣

張橫浦先生論語絕句大似妙喜偈頌固知其別有  
淵源至書傳統論語簡意超尤多先儒所未發其論  
仲虺之誥云說者謂弱則兼昧則攻亂則取亡則侮

此大不然聖人之心豈以人之弱而反兼之亡而反  
侮之乎仲虺此言所以戒湯非稱湯也仲虺旣歷陳  
桀之罪如此湯之德如此則伐桀之舉乃當然爾何  
慙之有凡此者所以慰安成湯之心也然又恐成湯  
聞仲虺之言意謂兵之不可不用而例用之則將有  
不戢自焚之禍故又戒之曰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  
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在湯亦不可  
不戒也後世如秦之并吞六國可謂兼之攻之取之  
侮之矣然旣得天下不旋踵而復失豈非兼人者反  
弱攻人者反昧取人者反亂侮人者反亡與知此可

以知仲虺之意

孔子贊殷有三仁虛齋蔡氏乃曰使以湯武或孔子處比干箕子之位必不終於囚死當廢紂而立微子虛齋蓋本孟子貴戚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立論不知廢興存亡關於天命豈人謀之所能及況紂又才智過人威權自攬實有難於措手者與霍光之行於昌邑者時勢異矣朱子所謂委任權力之不同者是也虛齋殊欠審度

孟子至梁時梁尙未稱王列國稱王者亦尙少至徐州之會而後稱王者衆耳篇首孟子見梁惠王之王

字與王何必曰利等王字皆記者改稱之詞夫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縱使諸侯已稱王孟子猶不予其僭豈有君不自王而孟子以王稱之哉其爲大賢之累甚矣

人臣事君扶顛持危者有死無二天之制也若坐視宗國之垂亡緘默而去豈人臣之善哉孟子於百里奚之不諫去虞入秦之事而賢智之是爲人臣懷二心者立志幟也其意何居嘗考之春秋矣僖公六年冬書晉人執虞公胡氏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書滅下陽於前紀執虞公於後以見棄義趨利黷

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胡氏發明春秋書法如此孟子願學孔子也春秋旣絕其君孟子安得不恕其臣均一獨夫也湯武之放伐尙得爲應天順人百里奚之不諫將不得爲賢智乎聖賢垂世之旨政未可草草窺測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陳亢旣在聖門何待伯魚告之而後得聞耶蓋亢實子貢弟子何以知之觀其問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則爲子貢門人無疑家語列於弟子中而史記却無太史公必自有據黃楚望先生言孔子非史官何以得見國史策文與

其簡牘本末考見得失而加筆削蓋當時魯君雖不  
能用孔子至於托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有之  
如此則春秋一經乃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  
事者也又云三桓乃桓公文姜子孫而春秋書法於  
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  
夫人姜氏如齊如莒之類其子孫見此豈有不怒然  
又如此書所以難看竊意春秋之時雖王綱不振而  
史官直筆則世守其法不敢少紊如齊太史書曰崔  
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  
書南史氏又執簡以往晉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之類

可見當時史官執法之嚴雖死不避則夫人姜氏之事孔子或因太史之舊而書之未可知也且天王至尊周人謚以幽厲其子孫亦不能廢公議改之況國君夫人哉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一節皆子路之語世誤以爲孔子京山郝仲輿先生旣已爲之辨矣若陽貨欲見孔子章謂孔子曰來兩段皆是記陽貨之言與孟子知不若與曰非然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同例觀下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便見蓋旣曰可乎隨曰不可語意傲肆正與子與汝言句相應所謂小人而敢於狎

大人者也

太史公言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力辨其誣以爲田恒之亂本與闕止爭政闕止亦子我也田恒旣殺闕止而宰我適與其字相符又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遂蒙惡名於千載而儒者信之不疑耳然更有大可笑者政和間有舉子治周禮堂試以禁宵行爲題此生答義引宰子晝寢得罪夫子爲言主者召問之答曰晝非寢時也今宰子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因語友人宰我固在十哲之科只因白日一覺

華胥致使後世信爲叛逆疑爲奸盜睡魔之害事如此

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而言傳亦我傳於人傳而不習則是以未曾躬試之事而誤後學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漢疏云犬司夜馬服勞皆能養人而不能起敬人子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近代袁了凡云古者養親有六珍之禮下三珍犬豕鷄以犬爲重上三珍馬牛羊以馬爲重犬馬皆所以養親也二說俱較集註爲優而漢疏於語氣尤愜

諒陰二字朱子曰未詳按諒信也陰默也信任冢宰  
默而不言古註之說如此

周海門先生云論語中如是知也是禮也是丘也三  
語如霹靂火眨眼不及是心思路絕處其爲人也云  
爾則可謂云爾兩云爾哆哆和和形容不出是言語  
道斷處

先進章如用之卽所謂如有用我者蓋夫子得時行  
道必以先進化導天下不忘移風易俗之懷也註中  
乃云用禮樂似欠詳審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疏云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

由正斯亂神也又云力之怪者異類也神之亂者邪魅也所以不語

莊暴見語好樂未有以對而問於孟子蓋所語者既非近世攻伐之事又非三代仁義之事遂不敢以率易而妄置可否耳暴在戰國未嘗著名而事君不苟於一言以此益歎古人之難及

孟子論貴戚異姓之卿亦只言大概而已微子去之伊尹放太甲於桐皆不論貴戚異姓也

徐子卿論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絕不下註腳但云觀世音是聞文章照面周海門論舜爲天子章云孟